

严 / 民 著

蝶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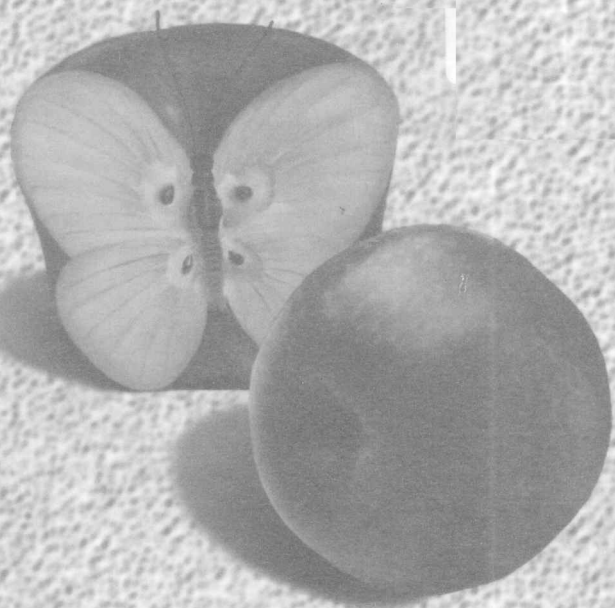
济南出版社



严民 / 著

② 济南出版社

蝶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蝶舞 / 严民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-7-80710-772-9

I. 蝶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024 号

蝶 舞

责任编辑 朱向泓

封面设计 莫 非

封面题字 张国英

出 版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

邮 编 250001

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 (0531—86131730)

电 话 0531—86131727

印 刷 济南康如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册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30 千字

定 价 2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第一章

1. 夕阳中的白衣女郎

紫藤绝对属于那种在街头一站，回头率极高的女子。

此刻，在这春日的傍晚，她站在十字街头，一身质地不凡的白衣裙被夕阳镶上了一层暗红色，越发衬托出面庞的清纯、高雅。那楚楚动人的凄婉神情，不仅使过路的男人心动，也使女人们暗生恻隐之心：难道她遭遇了什么不幸？

然而，她对外界的一切都浑然不觉，只是触景生情，想着两年前她和许志宏初到星海市饿肚子的情景。

那是他们到达星海的第三天，工作还没着落，在这条美食街上，饥肠辘辘地转了一圈儿，才找到一家不起眼的烧饼铺。在灯光灰暗的小铺门前，许志宏像猪八戒吞人参果似的，几口把两个烧饼吞下，又抖出食品袋里的芝麻，倒进嘴里。她心疼得忙把自己才咬了两口的烧饼，掰下一半儿递过去。

“别，你也饿着肚子呢！”他挡住她的手臂。

“拜托了先生，你得支持我施行减肥计划哟。”她夸张地做了个收腹挺胸的动作。

志宏一把揽住了她的纤纤细腰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藤子，你跟着我吃苦太多了……我发誓，等有了钱，一定请你吃遍这条街上所有的饭店。”

尽管他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承诺，却一次都没兑现过。不过紫藤还是会信以为真，期盼地回应道：“好，我等着。”

正因为她总是这样信任他、崇拜他，所以她轻易地放弃了大学教师的“铁饭碗”，义无反顾地跟着他离开北京，浪迹天涯，甚至不惜与父母决裂。不，说确切点儿，是父母的最后通牒，让她在许志宏和他们之间做选择，她只好选择了前者。因为她觉得自己从出生那天起，就已属于父母，即使父母暂时将她拒之门外，她终究还是他们的女儿。许志宏则不然，他英俊，潇洒，是少年“普希金”，多

少女儿心目中的“白马王子”。但他只喜欢她一个,这就够了,她不可能有别的选择。

两年来,她随他走南闯北,深圳、广州、上海、南京,最后来到了山东的星海市,因为他们落魄得没有脸面再回北京,尽管在他们走后的第二年,紫藤的父母就主动打电话与她和解了。而对于这无数次迁徙,她都毫无怨言,只要他能陪在身边就足矣!

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,曾给过她无数次承诺,信誓旦旦要娶她的他,最后却抛下她独自去了俄罗斯,那个有着尖圆顶大教堂的陌生国度。

想到许志宏,紫藤便有一种揪心的痛:她的青春,她的爱情,她的幸福都随他离去,而自己仅仅是他通向那个国度的祭品。

祭品!她的心在滴血。当她得知许志宏为了能够出国,竟然答应把她作为人质,祭献给他的顶头上司——摩天集团公司总裁韩云龙的时候,她绝望了!然而在她自杀未遂以后,竟又出人意料地甘做祭品,与韩云龙签了那份为期三年的合同。从此她便独自饮泣着去品尝自己酿下的苦酒……

现在她有钱了,又来到美食街头。仅她皮包里的一个存折,就可以让她吃遍这条街上的任何一家餐厅,尝遍所有的佳肴,然而触景生情,她却没了食欲。不知不觉中,她已泪水盈眶,引起了行人侧目而视、甚至直视的目光。

“小姐,需要帮助吗?”一个男子殷勤地问。

她如梦初醒,慌忙摇摇头,噙着泪水,逃离十字街头,躲到一个僻静的街道拐角,才从小巧的皮包里抽出纸巾,蘸去泪水。这一刻,她决定不去饭店了,还是带着新采购的物品,去临时下榻的流翠山庄。那个安静的角落,是她医治心灵创伤的唯一去处。

“嘟嘟……”恰在此时,传呼机和手机同时响了,紫藤的心立刻凉了,因为只有韩云龙才会这样呼她。而他的呼叫又不能拒绝,她只好对着手机冷冷答道:“知道了,不用车接,我会准时到达。”

2. 屈辱的“花瓶”与屡试不爽的美人计

红珊瑚海鲜城灯火通明。

紫藤乘坐的出租车刚刚停下,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敏捷地迎上前来,拉开车门,弯腰招呼道:“营小姐,请,韩总已经到了。”

“谢谢你,凌秘书。”

凌子安是摩天房地产集团公司的秘书兼总裁助理。他每次见到她都很客气,不过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直视过她的眼睛,仿佛他的镜片有毛病。

“你先请进,我还得等客人。”他谦和地笑着,无端地涨红了脸。

紫藤跟随在礼仪小姐身后,步入大堂中央的旋转扶梯。扶梯背面有一挂人造瀑布,瀑布飞溅的水花丁东作响。在这样豪华的饭店请客,客人肯定是从乡下来的,紫藤凭这两个月来的经验判断着。

韩云龙的朋友三教九流。请上级领导吃饭,一般会去郊外的野味馆,那些人天天公款吃喝,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?非得找个僻静的山村荒野,用现捕捉的野味当场烹制,原汁原味,天然清新,才算尽兴。请下边乡镇来的人就不同了,必领他们进装修豪华的大酒店,上大盘的生猛海鲜,既开眼界又解馋。

今晚的来客会是谁呢?

拐进二楼大厅,迎门有一排凹字形的玻璃柜,各种鱼虾蟹贝在充氧器冒出的气泡中游来爬去,尽情享受被宰割前的欢乐。

吃这些价格不菲的海鲜的,准是韩云龙有事相求的基层领导。

当礼仪小姐为她推开名为“聚仙阁”的雅座门时,紫藤已做出了判断。

“这真是仙、仙女下凡聚仙阁了。”早已落座餐桌上首的韩云龙见她进门,忙掐灭手中的香烟,一边吩咐服务员打开窗户透气,一边讨好地解释说:“今、今天开了一天会,弄得我头昏眼花,我只吸一支……”

“韩总不必客气。”紫藤并不领情,径自向雅座角落的小沙发走去。

“先、先别坐下呀,就、就站在窗前。”韩云龙说话有点儿结巴。他40岁出头,身材偏胖,天庭饱满,嘴唇厚实,浓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常常笑眯着,给人以憨厚的感觉。有人称他“佛爷”,他也乐得答应。他像欣赏一幅美人图似的,上下打量着她,脸上浮起了满意的微笑。

她猜不出他的意图,只得停下脚步。她依旧身着那套白裙,长长的白色麻纱吊带裙裙里闪着朵朵银色小花,外罩手工编织的镂空披肩。这套产自香港的名牌时装,是她用了4位数字购买的,以前她想也不敢想。如今她月收入1万元,是过去收入的20倍。她有钱了,却不敢多往家里寄,怕引起父母的怀疑,于是她便疯狂大购物,以此来发泄心中的苦楚。

“好,真好看。”韩云龙眯着眼连连赞道。他虽然没有多少鉴赏力,但至少还能把紫藤和那些终日在他面前飘来晃去的女子区分开来。要不然他怎肯花大价钱,把许志宏送到俄罗斯留学?那小子和他又不沾亲带故。

在他的注视下,紫藤敏感地蹙起细眉,白皙的脸庞上浮起了红晕。“花瓶”二字蓦地从心底涌出,她屈辱地轻咬一下双唇,侧身窗外,明亮的眸子已蒙上了泪水。

“好,好……”韩云龙察觉了她的神情变化,却故意视而不见,依旧面带微笑盯着她。他就是要杀一杀她的傲气。在整个摩天公司,甚至在这座星海市,除了与他抗衡的广厦房地产公司,又有谁敢不对他惟命是从?也只有这个紫藤敢在

他面前使小性子吧！

可谁又能像她那样美得让人心醉？她不施粉黛，却明眸皓齿，光可鉴人；她不饰金银，却高贵典雅，雍容华贵。

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，她的冷淡反而引起了他的怜惜。暗想她比自己的女儿明珠也大不了几岁，还是在大人面前撒娇的年龄，就不由得离开餐桌，来到她身边，关切地拍拍她的肩头说：“累了吧？快、快到沙发上歇一歇。”

她甩开他的手，后退一步，执意站在窗前，依旧给他一个背影。

碰了一个软钉子的韩云龙自嘲地“嘿嘿”一笑，退到身边的长沙发上，舒展了一下手脚。当他看见双手垂立的雅座小姐正好奇地望着他们时，立刻故作威严地咳嗽了两声，然后正色向紫藤说道：“过、过会儿客人来了可不许这样，这是谈工作。今天宴请的程县长是实、实权派，要是能拿下金阳县的大项目，我会给你发奖金，数、数目大得会让你心动。对，心、心动！”

他瞟一下心不在焉的紫藤，不由得喜上眉梢。面对这样的美人儿，男人很少不会心动，大概那个程县长也难过美人关。因为紫藤在这种场合的冷漠和心不在焉，往往比那些有所求的女郎更令人心动和爱怜，她虽然什么话也不说，但那些男人却像掉了魂似的去讨好她，自然也就心甘情愿地为他老韩办事，这样的计策已屡试不爽。

紫藤依然抱着双臂面向窗外。对她来说，随着许志宏的离去，再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心动，她已心如死灰……

3. 他并非“花心老年”

“韩总，外面堵车，让你久等了。”推门而进的程久，并非韩云龙想象的那种难过美人关的“花心老年”，而是一个颇具长者风度的人。他年过半百，身材瘦削，肤色黝黑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头花白的短发。在实行干部年轻化的如今，许多中老年人都顺应潮流，一个个把头发染得比年轻人还“青”一色。而他那斑白的头发，立刻给了紫藤一种安全感。

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，既不是如花似玉、招摇过市的“小秘”，也不是下得厨房，入得厅堂，保养滋润的少妇，而是个一脸皱纹、面黄肌瘦的老妇人。

“不好意思，多带了个人过来，我老伴到星海医院看病，一块儿出来散散心。”程久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，“有夫人坐镇，今天酒是不能多喝了。”

“欢、欢迎！夫人能来，是我的荣、荣耀，平时请还请不到呢。”韩云龙表面上热情地寒暄着，心里却叫苦不迭，心想今晚的客算是白请了。据说程久是个精

明强干、办事严谨的人，唯一的嗜好是喝酒。往往有些难办的事，非得把他拖上酒桌，喝到尽兴时才能点头。今晚他带着夫人赴宴，怕是早做了准备，酒喝不成，事儿也难办了。

今晚韩云龙要攻的堡垒——是金阳县的副县长程久。

金阳县位于星海市西邻。星海市东面临海，多条公路铁路在这里纵横交错。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，市内高楼林立，人口密集，已近饱和状态。不少有识之士已把目光投向星海市的西部延长线——金阳县。因此，随着金阳县经济战略地位的提高，主持金阳县经济工作的副县长程久，也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主宾刚刚落座，程久一眼瞥见了依窗而立的紫藤。他像被雷击了一下，面色突变，紧张地起身问道：“请问这位是……”

“哦，这、这是公司售楼部的譬小姐。”韩云龙望着神情突变的程久，疑惑地猜测他与紫藤以前是否有什么关系。

“程县长，您好！”紫藤离开窗前，从程夫人身后来到餐桌旁，伸出手来例行公事地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摩天公司的雇员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程久的手刚伸出去，只听到一声惊叫，程夫人的身子摇晃着，碰得桌椅一片乱响。

“若梅别激动！”程久急忙跑到夫人季若梅身边，按住她的肩膀喊着：“别激动，认错人了！”

程夫人双手使劲抠住餐桌桌沿，两眼直勾勾地盯住紫藤，连声叫着：“白白，我的白白！”

还是凌秘书机灵，赶忙招呼服务员端来一杯茶，送到夫人面前，问道：“是不是夫人身体不舒服？先喝点儿茶。”

“好，换杯开水来，让她吃药。”程久吩咐自己的秘书拿来夫人的提包，找出速效救心丸，让夫人服下，转身歉意地对大家说：“老伴儿心脏不好，一激动就容易犯病。”

激动？紫藤敏感地意识到程夫人的激动与自己有关，可是在今天之前，自己从没见过他们呀。

韩云龙狐疑的目光在紫藤和程夫人之间飘来飘去，虽然猜不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，但还是关切地问：“要不要送夫人去医院？”

“不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程久把手摁在夫人的手腕上，试完脉搏，安慰地道：“别紧张，心脏没事儿，你认错人了，人家不是白白。”

夫人服过药后，本来双目微闭，靠在椅背上休息，听到这话马上睁开眼睛，又一次重新打量着紫藤，片刻之间已经泪流满面。

凌子安和程久的秘书咬了一阵耳朵，然后走到韩云龙身旁，悄悄告诉他，程

县长的女儿白白去年出车祸死了，模样长得与紫藤很相似。

“紫藤，快、快去照料夫人！”韩云龙忽觉眼前一亮，真是天助吾也！他心中暗暗高兴，表面上却声色不动，神态自如地招呼客人重新入席，宣布晚宴开始。

紫藤来到程夫人身边就座。善良的天性使她立刻对这位生病的夫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。她向服务员要了块热毛巾，送到夫人手中，柔声问道：“阿姨，好些了吗？要不要让我陪你去沙发上休息一下？”

紫藤的北京话字正腔圆，和蔼可亲，使程夫人大为感动。她连毛巾带紫藤的手一并抓住，急切地问：“好姑娘，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我姓訾，这个姓不多见，上面一个此，下面一个言字。大家都叫我紫藤，今年26岁了。”

“比俺家白白大两岁。”程夫人继续追问：“闺女，听口音你像北京人，怎么到山东来了？是跟父母来的？还是……”

“阿姨说对了，我家在北京，一个人在这儿工作。”想到带她来星海市，却又弃她而去的许志宏，她不愿再谈这个话题，于是反问道：“看样子阿姨和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，你的孩子也工作了吧？”

“我的白白大学还没毕业，去年暑假跟同学去旅游，路上出了车祸。活蹦乱跳的闺女说没就没了……”程夫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用毛巾捂住脸哭起来。

“阿姨，真对不起。”紫藤急得鼻头上沁出了汗珠，不知所措地站起来自责道：“我不该问……”

“坐下，坐下，不能怪你，姑娘。”程久忙安慰她，“你长得和俺闺女太像了，个头、脸面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俺闺女也是爱穿一身白，皮肤也特别白……”

“看、看来我们紫藤和程县长家还真、真有缘分！”韩云龙不失时机地举起酒杯，提议说：“紫藤是北京名牌大学的学生，独自一人在星海闯荡，干、干脆认夫人当干娘吧！”

紫藤一下愣住了，事先没一点儿思想准备，怎么就能突如其来地认干亲呢？

“那敢情好啦！”夫人转悲为喜，一双失神的眼里立刻注入了活力，用慈祥的目光盯住紫藤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就是不知道人家闺女愿意不？”

她虽然还有些犹豫，但却不忍心拒绝这慈母般的眼光，也不愿让这刻满沧桑的面庞上再度浮起失望，只好垂下眼帘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闺女！”程夫人一把握住了她的双手。

“好！”程久没等人劝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兴奋地对紫藤说：“闺女，以后金阳县就是你的家了！”

“对、对，借程县长的吉言，以后金阳县就是我、我们的家啦。”韩云龙顺水推舟，立刻把话引到了他所关心的主题上，“等程县长批下我们的项目，我就、就派

紫藤去做售楼部经理，让她在金阳县安个家，一早一晚伺候二老也方便。”

让我去做经理？紫藤不由得一愣。

4. “跟屁虫”似的初恋

夜深了，流翠山庄一片静谧。海风阵阵，把涛声送进紫藤耳中。

今夜，她兴奋得难以入睡，索性跳下床来，打开纱门，坐到阳台的竹摇椅上，任海风轻轻拂面。

经理，多么诱人的称呼。正是为了当经理，两年前许志宏辞去工职，带她离开北京，去了深圳……

她自小便和许志宏相邻而居。

紫藤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。教生物的母亲爱种花，因此他们家的小院里一年四季花常开。那年夏天，院里一株藤萝开得正旺，椭圆形的小叶随着柔软的细茎，缠绕攀缘在与许志宏家相邻的院墙上，紫色的小花似串串铃铛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

“咱们要是生女儿，就给她起名叫紫藤好吗？”母亲在她出生前，就为她起了名字，“这名儿叫起来顺口，紫跟訾又同音，户口上报訾藤就行了。”

“要是生儿子呢？这名儿就太缺乏独立性了。”教语文的父亲翻着字典说，“‘紫藤，落叶木本植物，缠绕茎。’这个缠绕茎就不能直立，靠卷须或吸盘状的器官，附着在别的东西上生长……”

母亲是小鸟依人般的温柔女子，她靠着丈夫的肩膀说：“我有预感，咱们准生女儿，你不就喜欢温顺的女孩嘛。”

也许是应了母亲起名的缘故，紫藤一出生就娇小瘦弱，性格温柔胆怯。稍大一些，自然就成了隔壁许志宏的“跟屁虫”。

志宏比紫藤大两岁。他的父母在工厂做宣传干事，是业余油画家。长期的美术熏陶，使他很小就自命不凡地以艺术家自居。他天生一头鬈发，十几岁时下巴和两鬓又冒出了软软的胡须，颇有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风度。他索性动不动地就背诵普希金诗句，还像模像样地背着画夹到处临摹。

在同龄的孩子眼里，能画油画可不得了。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排笔，刮刀，油彩，简直神乎其神。因此，上初中时就有胆大的女孩给他写情书了，他既不拒绝，也不回应，反而更让那些女孩魂不守舍。

少女时代的紫藤对许志宏却只敢远远地观望，因为她生来胆怯，对他从小就佩服甚至崇拜。而他则总是寻找一切机会、想尽一切办法来捉弄她，因为他讨厌这个爱哭鼻子的“跟屁虫”。

特别是当他画画的时候,最讨厌有人旁观。他通常在院里画画,而藤萝花掩盖下的格子院墙外,总有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在闪烁。于是他便常常出其不意地往院墙格缝里塞蚯蚓、土鳖,甚至成把的湿湿虫,反正什么恶心塞什么。

每逢听到紫藤那发着颤音的哭声从隔壁传来,他就乐得头朝下,双手扶地,在花墙上倒立,用一双散发着臭气的脚猛踩院墙,震得墙上的藤萝花一颤一颤,抖落下片片绿叶和串串紫花。往往是那边哭声越高,这边踩得越起劲。

直到高中二年级的暑假,这一切才改变了。那天,他翻阅父母收藏的画册,俄罗斯巡回画派萨甫拉索夫的《白嘴鸦飞来了》,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。他觉得院外的一排排红砖小屋虽然已显破旧,但晒绳上晾着的各色时尚衣物,却在平淡无奇中有了新的意境。他急忙在小院里支起画架,蒙上画布,开始作画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,爬满院墙的藤萝引来了翩翩起舞的蜜蜂和蝴蝶。他很快察觉到那架茂密的藤萝后面,又有一双眼睛在注视。

十几年了,无论他怎样恶作剧,那双眼睛却始终锲而不舍地追随着他。于是他换了个位置,面对花墙作画。很快,他又有了芒刺在背的感觉,虽然他听不到一点动静,但还是从扑面而来的清风中,捕捉到了他所熟悉的淡淡清香。不过今天这清香不是来自隔壁,而是靠街的外院墙。

他又想恶作剧了,立刻把涮油彩的水倒掉,换了一桶清水(你还有点人味儿,总算把污水换掉了——事后紫藤曾这样说他),不动声色地提回来,然后猛然向院墙外泼去。

奇怪!竟然没听到紫藤的尖叫声。他不甘心地跑出门外,想瞧个究竟,谁知却和她撞了个满怀。

他呆住了。紫藤湿漉漉地站在他面前,水顺着她的长发向下流淌,湿透了白色连衣裙紧裹在身上,曲线毕露。她脸色绯红,怨恨地刺了他一眼,双手护在胸前,飞也似的奔回家去。

像一片白云在他眼前匆匆飘过,他愣在那儿久久动弹不得。然后突然觉醒般的感到了心痛,他悔恨自己的残酷无知,急得猛拽腮边的虬髯,觉得这样惩罚自己还不够,又抡起拳头捶胸顿足,最后才想起去除掉遮盖在两个小院之间的藤萝枝蔓。

柔软的枝蔓在花格砖缝里缠绕着,调皮地从这边探出头,又从那边绕过身,纵横交错,布下了一张绿叶和鲜花编织的天罗地网。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总算用铁丝吊起枝蔓,开辟出一块天窗……

第二天,等父母上班走后,他在花天窗里放了一封信,上面抄录了普希金《给娜塔丽亚》的诗句:

我心里满是你的倩影,

这还是初次,让我害羞说,
女人的美迷住我的魂灵。
一整天,无论怎样消磨,
你总是占据在我心里;
夜降临了,——也只有你。
我看见在虚幻的梦乡;
我看见,仿佛穿着云裳,
可爱的人儿和我在一起;
.....

一年后,许志宏高中毕业,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未中,却被工艺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录取。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为之惋惜,唯有紫藤暗自庆幸。

又过了一年,紫藤参加高考。她背着父母,从本科到专科,所有的志愿统统填报了工艺美院,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建筑设计系。

又是几年过去了,志宏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工艺美术厂做设计师。紫藤则因学业成绩突出,留校做了教师。谁知她工作才一年,便在许志宏的游说下,放弃公职,随他去了深圳。

那时吸引志宏离开北京的原因只有一个——他的同学许诺他去做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。而那家公司的规模小得可怜,还不及现在摩天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一个小部门。

当初,志宏去一家小公司都做不好经理,今天自己能胜任拥有十几亿资金的摩天公司部门经理吗?

想到这儿,紫藤由最初的喜悦,而变得忧心忡忡。

5. 陷入准二奶的境地

阴沉的夜色中,阴霾渐渐弥漫。随着远处几盏灯光的熄灭,整个流翠山庄进入了梦乡。微风中飘来浓浓的丁香花香,邻家的孩子刚在梦中啼哭了几声,又被母亲的催眠曲唤进梦境。

此刻,紫藤也想倚躺在妈妈的臂弯里,无忧无虑地入睡,然而她已不再是父母面前的娇女儿。当初她要是继续留在工艺美院做助教,不仅会考取研究生,评上讲师,衣食无忧,而且依然能时时受到父母的关爱。而现在呢,她不听父母的劝告,离家随许志宏出走,却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“弃妇”。

弃妇! 这字眼儿虽说难听,却是明摆着的事实。而且在外人眼中,还会被误认为韩云龙的“二奶”……

紫藤目前居住的流翠山庄，就是摩天公司新建的高层公寓。它傍山依海，楼房顺着临海的山势而建，鳞次栉比，隐蔽在浓密的松林翠柏中。这些首批建成的复式公寓很快销售一空，只留下山脚下这一处套间，作为二期工程的样板房。紫藤是以售楼员的身份，入住进来的。

有天傍晚，她外出购物归来，听到身后传来汽车鸣笛声，忙闪身路边。

一辆载着三口之家的轿车从她身边擦过，开车的男主人友好地朝她点头致意，她的嘴角浮起了礼节性的微笑。

“你搭理她干什么？一个二奶。”当轿车与她擦身而过时，她清楚地听到女主人用轻蔑的口气说，“还有脸笑呢！”

当时，她并没有意识到“二奶”是指自己。后来，当空荡荡的山路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形影相吊时，她才明白了女主人的所指。

“二奶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抽在她脸上。

是啊，一个毫无显赫背景的女孩凭什么住在这种豪华的公寓里？

按常规，样板房不能住人，让她入住，自然是韩云龙的老谋深算。自从她进了摩天公司，他就把她当作深藏在山庄里的一朵鲜花。养在自己盆里的花，绝不允许给别人“养眼”。这样紫藤虽然名为售楼员，却无人向她下达售楼计划和指标，也无需她外出推销，只是每天早8时至晚6时，守在样板房里，等候客户上门咨询看房。

好在紫藤生性文静，并不喜欢各处走动，她和摩天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什么接触。一开始，她每月还要去财务部领取薪金，但是自从遭到主管会计车铃铃那个老女人的无休止的盘问后，她索性连工资也不去领了，拜托韩云龙的秘书凌子安替她送来。

按照韩云龙与她签订的“约法三章”，他每月还要支付8000元的隐性工资，不过他已经把第一年的一次性付清，给了她一个存折。

现在她有钱了，却不敢多往家里寄，怕数目大了引起父母的怀疑。她花费最大的一笔钱，是买了部电脑，有了它，就拥有了整个精神世界。平时她便像爱花的母亲那样，在楼前屋后种起花花草草，去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。

每周只有一个傍晚，她会外出采购生活用品，因为她白天没有休息时间，需要全天守候着购房者。而晚间韩云龙又经常叫她去赴宴，这也是他唯一能和她见面的机会。她虽然厌恶赴宴，却没有理由拒绝，因为那份“约法三章”上有约在先……

一个身居豪华公寓，又经常陪老总出入酒宴的女子，能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？也难怪流短飞长。尽管至今她与韩云龙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却已经使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

这个陷阱是韩云龙替她挖好的，他就是要精神上、舆论上，一步步摧毁她

的人格尊严,导致她不自觉地向那陷阱一步步滑去。

这一切怨谁呢?自然是最初把她推向陷阱边缘的许志宏。

难道自己就没有过错?倘若不是自己的软弱、怯懦和那糊里糊涂的爱,许志宏就不会有机可乘,把她的爱作为他通向另一国度的垫脚石。

还有韩云龙,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紫藤早已在心里千遍万遍地诅咒过他,他的卑鄙,他的阴险,他的无耻,他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。错了!她绝不能让他得逞,哪怕是以死抗争。她已经死过一次,死比生要容易得多,活着就会有痛苦,就需要抗争!

可是今天,怎么就稀里糊涂地又中了他的圈套呢?经不住他的撺掇,就认了个既不沾亲又不带故,八竿子打不着的“干娘”,不仅成全了他的新开发项目,自己还为个什么破经理而激动得不能入睡。真是中了邪了!说不定韩云龙此时为得到金阳县的项目,正打着呼噜做他的春秋大梦呢。

不行!绝不能让韩云龙的计谋得逞。明天就辞掉那个“干女儿”,让那个八字没一撇的破经理也见鬼去吧!

想到明天能把韩云龙气得脸红脖子粗,紫藤终于觉得心情舒畅多了。

万籁无声的黑夜中,一股泥土的潮湿味儿飘来,她离开阳台返回卧室,墙上的时钟正指在2点上。天啊,还说什么明天,今天早已过完,已经没了今天……

第二章

1. 两个大款：“佛爷”与“挺竿”

来不及反悔，来不及推让，紫藤毫无退路地去了金阳县。

这是个雨濛濛的清晨。由于夜里睡得太迟，竟不知何时下了一场滂沱大雨。早上她是被电话铃声惊醒的，蒙眬中她伸手摸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。

“早，早上好！我是云龙。一会儿我去接你，咱们去金阳县。”

“我哪里也不去！”紫藤顿时睡意全无，她躺在床上冷冷地说：“昨晚简直是演了一出闹剧，酒场上的话不算数，我可当不了什么经理。”

她以为韩云龙听到这话，准会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不由得暗暗想笑。

“那、那好啊，正、正合我意。想当售楼部经理的大有人在，有的托人找我还干不上呢。”出乎她的意料，他竟然打着哈哈说，“可、可是那个‘干娘’是你点头认下的。这事你要反悔，你得亲口给你干、干爹、干娘去说，我可不能干涉你们的家务事。”

“你……卑鄙！”她摔掉电话，气呼呼地躺回床上，怕他再来电话干扰，索性抽出枕头扣在话机上。电话铃声虽然没再响起，床头上的手机却震动起来。她本不想接，看清来电显示是不熟悉的号码，才按了接听键。

“你干娘的车8点就到山庄门口。”还是韩云龙的电话，干脆利落，而且也不结巴。不等她回话，便挂断了。

天啊！离8点只有10分钟了。她总不能蓬头散发地让人堵在被窝里吧。来不及再想对策，她匆匆跳下床，叠好被褥，冲进盥洗室，一边梳洗，一边咒骂着韩云龙。她知道这时他那貌似憨厚的胖脸上，肯定会浮起得意的微笑……不过，她连咒骂他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她得在他们到来之前，尽快找一个拒绝去金阳县的理由。

然而，她的一切辩解都无济于事。20分钟后，她已经坐进了通往金阳县的

越野车内。因为程夫人根本没以“干娘”自居，她仅仅用一句话，就说服了紫藤：“去吧闺女，俺们别无所求，就是想带你回家看看！”

而回家的感觉离紫藤已有三年之遥……

越野车沿星海市的高速公路向西行驶，路边稠密的房屋渐渐隐去，大海的腥味儿和城市的烟雾随之飘散，一股清新、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。

细雨中的金阳县好似一幅镶嵌在镜框中的水墨画。绿色的田野静静地卧在公路两旁，青黛色的群山远远地为田野竖起了围屏，细雨给近处的庄稼喷洒着细细的水珠，为时隐时现的山峦披上了柔和的轻纱。

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紫藤的心情舒畅多了，她摇下车窗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。

坐在她身边的程夫人季若梅用慈爱的目光，欣赏着紫藤的每一个细微动作，越看越觉得她像自己的女儿，不知不觉中用更柔和的口吻，向她介绍着窗外的景色和金阳县的风土人情。

紫藤听她说话慢声细语，和蔼可亲，并不像一些官夫人那样颐指气使，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。再仔细端详她的面庞，虽说面黄肌瘦，十分憔悴，却眉清目秀，风韵犹存，不禁好奇地问道：“阿姨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”

“在县妇联上班。这半年我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家休息。”季若梅对工作轻描淡写一带而过，接着拉起紫藤的手，转了话题：“你要是能在金阳住下，我可以陪你到处逛一逛，再给你调养调养身体。看你瘦的，真叫人心痛。”

“那可真得谢谢季主任，我们是求、求之不得呢！”坐在前面开车的韩云龙总算找到了说话的机会，“紫藤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季主任是县妇联的一把手，早年还是吕剧团的名、名角儿呢！”

他昨晚刚了解到季若梅的情况，今早便改了称呼，一口一个主任叫得十分亲切。

“真的？阿姨，我还从没听过吕剧团呢，你现在还唱吗？”

两个女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，不知不觉中，她们已宛如母女般亲近……

越野车下了高速公路，道路开始变得狭窄，路面也凹凸不平。在一个拐弯处，车子从水洼里经过，溅起的泥浆飞上了车身。

这辆四排座的日本丰田越野车，由韩云龙亲自驾驶。舍弃自己心爱的凯迪拉克不坐，他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在星海市，经济实力能与韩云龙旗鼓相当的，只有广厦房地产公司的赵海蛟。从安插在广厦的“眼线”那儿得知，不久前赵海蛟已到过金阳县谈项目，结果失败而归。

与韩云龙的“佛爷”身材、相貌相反，人称“挺竿”的赵海蛟身高一米九，面庞

瘦削，是个特别爱显摆的主儿。据说刚流行“大哥大”的时候，他倾其所有一下买了仨，发给老婆和司机。那时他只是个皮包公司的光棍经理，却常常当着客户的面，让司机给老婆打手机。老婆总是大呼小叫地不是说在超市，就是在美容院，夸耀她刚买的高档商品。他就是用这种一惊一乍，显摆财大气粗的手段，唬住不少客户，做成了一桩桩生意。

如今的赵海蛟也是拥有资产十几个亿的实业家了，但爱显摆的老毛病却有增无减。不久前去金阳，他带上了雇员十几个，一溜小轿车浩浩荡荡而来。项目谈判还没开始，就引起了程久的反感。

接受这一教训，韩云龙这次只带了秘书凌子安，而且让他坐到程久的桑塔纳里，自己却驾车陪在程久身边，这样既便于察言观色，见机行事，又显出对程久的尊重。

和赵海蛟相反，韩云龙从不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，而是信奉“哀兵必胜”，有时还会哭穷，平时总以一副勤勤恳恳，事必躬亲的姿态出现，更给人增添了可信感。

这时，车子即将进入金阳县城，韩云龙见程久双眼微闭，不敢轻易打扰，便回头问道：“季主任，咱、咱们去哪儿？”

“当然是先领闺女去认家门了。我安排好了，中午在家里给你们接风。”季若梅握着紫藤的手说。

“先去拖拉机厂。”程久睁开眼睛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“若梅你先下车回家，我们办完事再回去！”

“那午饭可不准在外边吃呀！”看来夫人已习惯了丈夫的说一不二，她顺从地下了车，又回身关切地问紫藤：“闺女想吃什么？告诉我回去给你做！”

紫藤有些犹豫，她拿不准该跟着夫人走，还是继续留在车上。

韩云龙瞥了一眼脸色阴沉的程久，心想谈判现场可不能缺少紫藤这副调剂气氛的灵丹妙药，便吩咐她道：“快、快去把小凌叫过来，咱们一起去拖拉机厂。”

2. 谁是千古罪人？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金阳牌拖拉机闻名全国，为县里带来不尽的财源，当时老百姓还根据《凤阳花鼓》的曲调，填写了一首民谣：

说金阳、道金阳，